

六十年來的中國

(四)

王成聖

黃埔學生一戰成功

十三年九月五日，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大本營召開軍事會議，決定督師北伐，分兩路入江西、湖南。命胡漢民代行大元帥職權，留守廣州，並兼廣東省長。以廖仲愷為軍需總監兼財政部長。譚延闓為北伐軍總司令。同日，發佈討賊宣言，亦名討伐曹吳告軍民文，及告廣東民衆文，又稱討伐曹吳通令。當時，中山先生鑒於廣州環境惡劣已極，曾決意加以放棄，而以北伐為革命另闢一新天地。因此，九月九日致函蔣中正，指出在粵有三死因如次：

一、英人之壓迫：英艦威脅大本營、永豐艦及黃埔之安全。

二、東江敵人之反攻。

三、客軍（指滇、桂軍）之貪橫，造出種種罪孽。中山先生繼謂：

「……有此三者，則廣州不能一刻再居，故宜速捨去一切，另謀生路。現在之生路，即以北伐為最善。況現在奉軍入關，浙可支持，人心悉欲倒曹吳，武漢附近我有響應之師，乘此決心奮鬪，長驅直進，以戰場為學校，必有好果也。」

十日，中央政治會議舉行第八次會議後，即由中山先生發表「宣告粵民三事文」，一稱北伐宣言，與廣東人民期約下列三事：

一、在最短時期內，悉調各軍，實行北伐。
二、以廣東付之廣東人民，實行自治。廣州市政廳即日改組，市長付之民選，以為全省自治之先導。

三、現在一切苛捐雜稅，悉數蠲除，由民選官吏另訂稅則。並盼廣東人民熱誠扶助革命政府，俾革命之主義早日實現，庶幾政府人民，同心同德，以當大敵。使革命未完之業，於焉告成。

北伐宣言和中山先生電覆盧永祥，允予合作討伐曹吳的通電同日揭佈，九月十二日，中山先生即移大本營於韶關，親往督師。明令發表前此委派之胡漢民、廖仲愷諸人職務。同時，隨同中山先生自廣州出發北上者，僅湘軍譚延闓部，贛軍方本仁部，滇軍朱培德部，豫軍樊鍾秀部。兵力最強之楊希閔之滇軍，劉震寰之桂軍，則不服號令，盤踞廣州如故。蔣中正曾於其軍事報告中指出：

「……十三年之北伐，是使革命政府辨別內部軍隊的『試金石』，凡不受調遣的，便知道是敵軍，非把他解決不可。」

民國十三年十月初旬，中山先生在韶關調度北伐各軍，先頭部隊正向贛邊、湘邊挺進。九日，廣州商團忽又掀起第二次大罷市，長洲要塞司令蔣中正再度宣佈戒嚴，軍民衝突，一觸即發，廣州形勢，空前險惡。中山先生以黃埔軍校處於

危境，乃密函蔣中正，促其放棄黃埔島，率領軍校學生赴韶關參加北伐，作破釜沉舟之計，「為北伐之孤注」，函中且謂：「……此事電到即行，切勿留戀，蓋我必不回救廣州也。當機立決，萬勿遲疑。」但蔣中正以革命基地不容輕失，即函覆中山先生，決心固守黃埔。

當北伐進行之際，後防空虛已極，商團二度謀叛，中山先生乃主採行寬大辦法，對發還商團槍械一事，決令各鄉團與商團直接備價向大本營具領，用意原在避免大批槍械，落入少數叛亂首領之手，後患無窮。但商團方面悍然不許，堅欲派代表全數領去轉發。談判又形僵持，十月九日廣州第二次大罷市後，中山先生再度讓步，採取折衷辦法，一次發還長短槍五千支，交付商團代表。商團則允繳足二十萬元，加徵全市房租捐一個月，及各商店立即開市，作為交換條件。十月十日國慶節，乃先發還槍支四千支，子彈十餘萬發。詎料商團居心叵測，氣餒高張，甫領到槍械，立即展開武裝示威。午後三時，乃與陸軍軍官學校學生，暨廣州市農工各界慶祝國慶之遊行隊伍發生衝突。商團開槍，擊斃工團軍數名，徒手羣衆傷亡者達數十人之多，商團進而在西關架天橋，築砲壘，以鐵柵門封鎖各街道，將廣州市一剖為二，佔領其一半。

事態緊急，中山先生乃於十月十一日組織革

命委員會，自任會長，特派許崇智、廖仲愷、汪兆銘、蔣中正、陳友仁、譚平山六人為全權委員。並手令該會，用會長名義便宜行事，弭平商團事變，並立即設法收回關稅。十二日，許崇智、廖仲愷、朱培德命往晤滇軍軍長范石生，力陳商團不能不加解決之理由，擬以粵軍負責完全責任，而請范石生部守中立，范石生允之。十四日，代行大元帥職權、代理革命委員會委員長、兼廣東省長胡漢民，以蔣公中正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下令警衛軍、工團軍、農民自衛軍、飛機隊、鐵甲軍隊、兵工廠衛隊、陸軍講武學校、滇軍幹部學校統歸蔣公中正指揮。是晚七時，蔣公中正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學生為主力，協同由韶關調回之湘軍三千人，及粵軍張民達部、福軍李福林部、警衛軍吳鐵城部等，進入陣地，力禦傾巢來犯之商團大隊，經過半日激戰，盛氣凌人公然稱叛之商團全部繳械投降，陳廉伯逃抵沙面。所謂商團事變，至此全部解決。革命根據地廣州，賴以轉危為安。黃埔軍校學生軍初試鋒鋩，一鳴驚人。旋即利用收繳商團之軍械，成立黃埔第一教導團，國民革命軍，自此立定脚跟。

直奉二次大戰記

江浙戰爭，和直奉二次大戰，在廣州商團事件如火如茶，一發不可遏止，終於釀成武裝衝突的同時，在一月之間高潮迭起，勝負已判。先是，江浙戰起，北洋皖系殘餘勢力，浙江督理盧永祥因直系大將蘇齊（燮元）、閻孫（傳芳）之夾擊而宣告失敗。九月十六日奉軍出關，直奉二次大戰爆發，縱然奉軍兵精械足，攻勢凌厲，却已無法挽救盧永祥之敗局。十月中旬山海關戰事激烈，吳佩孚親赴前線督戰，十三日盧永祥即因前敵軍事失敗，通電下野，與其部將何豐林、臧致平乘日輪東渡。十月十五日，奉軍佔領石門塞，直軍再三而竭，已呈不支之勢，於是紛紛退往秦

皇島。正當吳佩孚調集精兵數萬，由秦皇島登陸，亟於大舉反攻，而北京政變遽作，馮玉祥自熱河倒戈，秘密回師北京，北京警備副司令孫岳早有連絡，開城迎納。十月二十三日凌晨二時許，馮玉祥部佔領北京各衝要地點，滿街巡邏。於是囚禁賄選總統曹錕，殺津保派奸妄曹銳、李彥青。旋即由馮玉祥、孫岳、陝西第一師師長胡景翼、熱河都統朱振標、暨其所屬各師旅長聯名發佈通電，主張停戰。中有語云：

……國家建軍，原為禦侮，自相殘殺，中外同差。執政者苟稍有天良，宜如何促進和平，與民休息？廼者東南釁起，延及東北，動全國之兵，枯萬民之骨，究之因何而戰？為誰而戰？主其事者，恐亦無從作答。玉祥等午夜徬徨，欲哭無淚，受良心之驅使，為弭戰之主張，爰於十月二十三日決意回兵，並聯合所屬各軍，另組中華民國軍，誓將為國民效命。如有弄兵好戰，殃吾民而禍吾國者，本軍為縮短戰期起見，亦不恤執戈以相周旋。至一切善後問題，應請全國賢達，急起直追，會商補救之方，共開更新之局，多難興邦，或即在是。」

十月二十四日，直系領袖，賄選總統曹錕，在馮玉祥脅迫之下簽署四令如下：

- 一、前敵停戰。
 - 二、撤銷討逆軍總司令等職。
 - 三、吳佩孚免去本兼各職。
 - 四、特派吳佩孚督辦青海屯墾事宜。
- 馮玉祥字煥章，在北洋軍閥中與吳佩孚並稱開明人物，袁世凱稱帝初期，曾隨四川將軍陳宦入川，充第十六混成旅旅長，與護國軍鏖戰於川南敘府一帶，迭獲袁世凱之封賞。直皖之戰時馮玉祥屯兵常德，接受吳佩孚之號令指揮，於是成為直系將領。他在直皖之戰與第一次直奉大戰中皆曾建立功勳，因而在直奉戰後由吳佩孚保舉為河南督軍。馮玉祥對吳佩孚一向奉命唯謹，但以

吳佩孚亟於為其結拜兄弟、心腹愛將張福來謀出路，調馮玉祥為陸軍檢閱使，而以張福來繼任河南督軍，馮玉祥為此啣恨甚深，乃有倒戈之舉。馮玉祥臨陣倒戈以後，囚曹錕於延慶樓，津保派慘遭殺戮，內閣閣員聞然作鳥獸散。馮玉祥佔據北京，發號施令，十月二十五日，改稱所部為國民軍。由馮玉祥自任總司令兼第一軍總司令，胡景翼為第二軍總司令，孫岳為第三軍總司令，國民三軍均在北京郊外佈防，防範奉天張作霖，暨吳佩孚自山海關回師作困獸之鬪，驅北洋精銳而與之決一雌雄。

然而奉軍誓前前恥，勇猛精進，乘吳佩孚變生肘腋，進退維谷，二十八日直系大軍在山海關前線失利，奉軍迅即蜂擁入關，吳佩孚受張作霖、馮玉祥之兩路夾擊，腹背受敵，心知大局已無可為，乃自率殘部，退保天津。及至孫岳所部步步進逼，天津又不可守，乃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三日，自天津撤退至塘沽登華甲軍艦，率領隨行軍隊萬餘，乘桴南下。

北京城裏，則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日，曹錕被迫通電並咨舊國會參眾兩院辭職，將總統印信移交其國務院。當日，代理國務總理黃郛立即宣告攝行總統職務，接收總統印信。

國父北上與善後會議

馮玉祥佔領北京，但是並無統御全局的能力，北方政局陷於混亂。乃有遜清遺老，再倡復辟之論調，馮為正本清源計，十三年十一月五日驅逐遜清廢帝溥儀出宮。先是馮曾表示從此服膺國民黨之三民主義，電請中山先生入京，主持大局，中山先生當即覆電允予北上，以謀全國之統一。十月三十日由韶關返廣州，在大元帥府召集會議討論，應付北方時局之具體辦法。十一月三日至陸軍軍官學校，作告別式之訓話，四日令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權，派譚延闓辦理大本

營事務，主持北伐軍事。同日並覆張作霖催促北上之電。十日發表北上宣言，提出對於時局之具體主張，要點如次：

一、今後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更進一步使其為國民之武力，不再為帝國主義所利用，而用之於擁護國民利益，以掃除其障礙。

二、召集國民會議，以謀國家之統一及建設。

三、在國民會議召集之前，先召集預備會議，決定國民會議之基礎條件，及召集日期，選舉方法等。預備會議之組成份子有九：

1. 現代實業團體。
2. 商會。
3. 教育會。
4. 大學。
5. 各省學生聯合會。
6. 工會。
7. 農會。
8. 共同反對曹吳各軍。
9. 政黨。

四、國民會議之組織，其團體代表與預備會議同。惟其代表須由各團體之團員直接選舉，故人數較多。全國各軍皆得同一方法選舉代表，列席於國民會議。

五、國民黨所主張之國民會議實現後，將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列舉之政綱，提出於國民會議，期得國民徹底之明瞭與贊助，以期對外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對內實現民治。

六、國民之命運，在於國民之自決。國民黨若能得國民之援助，則必能依於奮鬥而完全達到國家之獨立、自由、統一之目的。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山先生離粵北上，經上海日本而入天津。途次日本，時值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一日，其間於十一月二十四日，皖系首領段祺瑞，乘戰勝直系之張作霖，馮

玉祥相持不下，派出大批皖系政客及將領多方活動，終於獲得張作霖之同意，暨直系長江各督齊變元等之支持，宣佈就任中華民國執政，公佈臨時政府條例，任命各部總長，名單如次：

- | | |
|------|-----|
| 內務總長 | 龔心湛 |
| 外交總長 | 唐紹儀 |
| 財政總長 | 李思浩 |
| 陸軍總長 | 吳光新 |
| 海軍總長 | 林建章 |
| 司法總長 | 章士釗 |
| 教育總長 | 王九齡 |
| 農商總長 | 楊庶堪 |
| 交通總長 | 葉恭綽 |

馮玉祥對於段祺瑞之出任執政，無力反對，而心實快快，段祺瑞入京之日，馮即呈請辭職，聲言將出洋求學，經張作霖、段祺瑞竭力挽留而作罷。十二月二日，段祺瑞之執政內閣議決「善後會議組織法大綱」，規定其組成份子如次：

- 一、有大助勞於國家者。
- 二、此次討伐賄選、制止內亂之各軍最高將領。
- 三、各省區及蒙藏青海軍民長官。
- 四、有特殊資望、學術、經驗，由臨時執政政府聘請者。

段氏之「善後會議」組成份子，不但與中山先生所提主張針鋒相對，甚且集軍閥，官僚、復辟派於一堂。十二月四日中山先生在天津市民空前盛大之歡迎下抵達天津，當即表示對此深為不滿，曾數度電段交涉，段祺瑞均不予接受。

中山先生抵達天津，僅與張作霖晤談一小時許，旋因風寒屢侵，宿疾復發，肝部劇烈疼痛，乃即臥床休養。十二月十八日，段祺瑞派代表葉恭綽、許世英到津促駕，中山先生在病榻之畔延見，於談及段祺瑞之執政政府對各國公使有「外崇國信」之保證，實即以尊重不平等條約，換取

帝國主義對於段政府之承認，中山先生為之勃然大怒，痛斥段氏代表，於是引起肝病爆發，腫痛交至，醫藥罔效，但仍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應北京各界之請，力疾抵京。民國十四年元月二十六日，入北京協和醫院接受手術，始知所患為肝癌不治之症，已屆末期，二月上旬經以鐳錠治療無效，乃於十八日遷回北京行轅，延至三月十二日與世長辭，享年六十歲。

國民政府之成立

中山先生臥病北京期間，盤踞東江潮梅之陳炯明等部叛軍，認為有機可乘，乃以陳炯明自稱救粵軍總司令，由潮汕會合林虎，方本仁等部，分三路進犯廣州。廣州大本營為解除當面之嚴重威脅，清除革命進行之障礙，頒佈動員東征命令，二月一日東征開始，由桂軍擔任中路，蔣公中正率軍校學生及教導團會同粵軍為右翼，以滇軍為左翼，四日克石龍、東莞，十五日克淡水，二十日大破陳炯明部於平山，二十七日進向潮汕，三月七日攻克潮州、汕頭，陳炯明敗逃，十三日東征軍右翼大捷於棉湖，將叛軍十倍之兵力，全部擊潰。

東征進行期間，擔任中、左兩路之滇桂二軍，早與陳炯明私行勾結，因而始終作壁上觀，從未加入戰團，右翼軍克服與寧，在叛軍林虎司令部函獲大批楊劉私通陳炯明、唐繼堯、香港政府之秘電，文件。廣州大本營乃決心剷除滇桂兩軍，討伐楊劉。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蔣公中正自潮梅班師回穗，六月五日大元帥府令免建國滇軍總司令楊希閔、建國桂軍總司令劉震寰職，聽候查辦。十三日，蔣公中正下總攻擊令，以不滿六小時之時間，在廣州近郊將滇、桂二軍兩萬餘人全部繳械。廣州內敵，一舉廓清。是年九月二十日，以陳炯明所部之劉志陸乘東江防務空虛，發動侵入，乃作第二次東征，攻克惠州，肅清潮

梅。十二月下旬又克復粵南鄧本股所盤踞之高、雷、廉、欽各縣，十五年春克復海南島，廣東一省，全部底定，不服調遣之各軍，悉數收平。

廣西方面，自中山先生回粵重建大元帥府，廣東內部形勢險惡，一時無暇西顧，陸榮廷乃捲土重來，乘虛而入，於是演出三實力派人物之混戰局面，沈鴻英為國民黨之敵，新崛起之李宗仁、黃紹竑則遙奉中山先生之號令指揮。陸、沈、李黃之間混戰至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陸榮廷為沈鴻英、李黃聯軍所逐。十四年二月李黃擊敗沈鴻英，其後尤曾東拒劉震寰，西却唐繼堯之趁機侵入，廣西乃由李黃統一。

內亂收平，兩廣底定，廣州大本營亟謀政治、軍事、財政之統一。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大本營發表改組國民政府宣言，七月一日，國民政府宣告成立，採委員會合議制，以汪兆銘、胡漢民、孫科、許崇智、伍朝樞、徐謙、張繼、譚延闓、戴傳賢、林森、張靜江、程潛、廖仲愷、古應芬、朱培德、于右任十六人為國民政府委員，主持政務，並推汪兆銘為主席。汪兆銘、胡漢民、譚延闓、許崇智、林森為常務委員，以胡漢民為外交部長，許崇智為軍事部長，廖仲愷為教育部長。

十四年七月三日，廣東省政府依照國民政府所頒「省政府組織法」改組成立，委任各廳廳長如下：

- 軍事廳長 許崇智
- 民政廳長 古應芬
- 財政廳長 廖仲愷
- 建設廳長 孫科
- 商務廳長 宋子文
- 教育廳長 許崇智
- 農工廳長 陳公博

國民革命軍的建立

軍事之統一，則於七月三日由國民政府成立軍事委員會，以 蔣中正、汪兆銘、胡漢民、伍朝樞、廖仲愷、朱培德、譚延闓、許崇智八人為委員，由汪兆銘兼任主席。國民政府統帥各軍，一律由各該軍總司令通電取銷其地方軍之名目，全部改稱國民革命軍，編為第一至第七，共為七個軍。茲誌其編制如下：

國民革命軍第一軍 軍長 蔣中正，由黃埔新練黨軍，暨粵軍之一部共同編成。

國民革命軍第二軍 軍長 譚延闓，由原有之湘軍改編。

國民革命軍第三軍 軍長 朱培德，由原有之滇軍改編。

國民革命軍第四軍 軍長 李濟，由江西方面之粵軍改編而成。

國民革命軍第五軍 軍長 李福林，由原有之福軍改編。

國民革命軍第六軍 軍長 程潛，由程潛所部之攻鄂軍改編而成。

國民革命軍第七軍 軍長 李宗仁，由原有之桂軍改編而成。

由於國民革命軍之建立，於是形成中國國民黨之一支堅強武力，步調一致，號令劃一，尤其嚴明軍紀，加強訓練，蔚為鋼鐵的隊伍，非軍閥部隊所可倫比。十五年元月一日，中國國民黨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六日，蔣公中正向大會報告軍事，有謂：

「現在的國民革命軍，完全在政府管轄之下，一個命令出來，完全可以動員。人數有八萬五千人，兵士的餉項有一定的預算，兵士的生活，也已較前改善。又有各校陸軍學生六千人，足抵一師之數。再用些精神積極整頓，本黨力量，就不難統一中國。」

返觀國民革命軍之敵方，統治中國歷十五年之久的北洋軍閥，自馮玉祥倒戈，曹錕見囚，直系軍閥遭受嚴重挫折後，正陷於越演越烈之相互撻伐混戰時期，如就猶有殘餘勢力之各系而言，則：

一、直系：傀儡首領曹錕見囚北京，無能為力，由宵小組成之津保派，或則伏誅或則銷聲匿跡，早已土崩魚爛。直系中心勢力所在之吳佩孚自敗走津門，乘桴於海，循長江入南京、武漢，亟謀直系長江諸督勢力之團結，而為其東山再起之資本。但齊燮元虛與委蛇，蕭耀南閉門不納，吳氏逕返洛陽，又見迫於陝軍劉鎮華之慾玉琨部，星夜撤走，徘徊於鄂豫邊境之鷄公山上，進退失據。後以湖北督軍蕭耀南之暴卒，吳佩孚委陳嘉謨繼任，重攬湖北地盤，進而宰制河南，北及直隸之保定、大名一帶，京漢全線，又復歸於吳氏掌握。

二、國民軍系：馮玉祥倒戈回師北京時，奉軍仍與直軍在山海關內外激戰，馮部國民軍佔領天津，利用直系津保派將領王承斌收編吳佩孚敗軍之殘部，成立二十三師，企圖迅速鞏固己身之力量。但奉軍大隊迅即開到，奉軍將領李景林將王承斌之第二十三師繳械，李景林自任直隸保安總司令，盡奪馮玉祥在津勢力。張馮暗鬪，自茲而始。馮為亟謀地盤，命黃郛攝閣令以胡景翼代張福來，繼任豫督。段祺瑞出任執政，馮力挽，故有辭職出洋之議，段藉藉馮以自重，竭力挽留。乃以津浦沿線地區為奉軍之聯合範圍，平漢沿線歸諸馮之國民軍。其後奉直聯合，共同討伐國民軍，吳佩孚在奉張支持下，迅速推展，京漢沿線逐步為直吳收回，馮玉祥下野赴俄，國民軍系乃漸次退往西北。

三、奉系：山海關鏖戰期中，馮玉祥倒戈，奉系倖獲全勝，實力保持完整，乃得以壓倒優勢，進逼馮玉祥之國民軍系，收回天津，操縱北政府中央政局，擁段祺瑞擔任執政，獲得津浦沿線之廣大富庶地盤，從而實現其向長江流域發展之

野心。首先，與皖系聯合，收買直系江蘇督軍齊燮元麾下之將領陳調元，宮振鐸等，使齊燮元無兵可用，遂以敗於齊手之盧永祥宣撫蘇皖，引直系大將張宗昌之勁旅南下，又與雄踞閩浙贛之另一直系大將孫傳芳發生正面衝突，孫助齊規復舊部，佔領上海，然後合力抗拒奉軍之南進攻勢。奉張及皖段遂亦分化孫齊之聯合陣線，命盧永祥督蘇，孫傳芳督浙，而以孫之部將周蔭人督閩，復以張宗昌率奉軍精銳循滬寧路節節推進。齊燮元大敗，逃往日本，奉軍張宗昌部遂進駐上海。十二年二月三日，由皖系大將陸軍總長吳光新所主持之江，浙，二次和平條約告成，浙，奉兩軍由上海撤退，浙軍退太湖流域，奉軍回師徐州。

張作霖對長江下游志在必得，竭力經營，使北政府以張宗昌督魯，鄭士琦督皖，先行建立強固之南侵基地，十四年五月申復為解除後路威脅，續調大批奉軍入關，迫令馮玉祥之國民軍讓出北京近郊之通州、北苑、南苑等地，馮力不如人，唯有忍讓。五月卅日上海發生五卅慘案，日人經營之紗廠槍殺華工，學生工人罷課罷工，遭租界工部局大量逮捕，愛國羣眾示威，要求釋放，遭英籍巡捕開槍掃射，死傷徒手民衆達三十餘人之多，因此激起同胞義憤，紛起罷工罷市，上海秩序紊亂已極，張學良乃奉張作霖之命，以維持秩序為名，撕毀江浙二次和約，入踞上海市區。

奉軍陸續開入上海，使相鄰之浙江孫傳芳夜不安枕，大起恐慌，因而整頓戰備，期之一戰。當時段祺瑞已不堪張作霖之挾制，奉皖面臨破裂。盧永祥乃於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北上調解，不成，辭卸江蘇督軍。奉張立以楊宇霆繼任，並以姜登選代鄭士琦督皖。奉軍一舉而獲得蘇皖兩省地盤。

孫傳芳為先發制人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

段，於民國十四年十月十日，假秋操為名，調集大軍，進撲上海，自稱浙閩皖贛蘇五省總司令。楊宇霆以戰線過長，準備未週，不敢迎敵，十六日即下令奉軍邢士廉部退出上海。長江流域直系將領原在奉軍大舉南下，席捲皖蘇之時，即已暗中聯絡，一致討奉。至此紛紛通電響應，請吳佩孚出山與孫傳芳共同主持大計。

吳佩孚墊居已久，時聞東山再起，獲此良機，豈容坐失？乃迅抵漢口，通電就任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擬假道河南，與孫傳芳會攻徐州。孫傳芳雖經吳佩孚一手提拔，但當時兵多將廣，實力雄厚，亦不欲再奉吳佩孚為盟主，於是一面虛擁直吳，以張聲勢，一面迅速推進，壓迫奉軍自徐州撤退。十四年十一月七日，奉軍北撤，孫傳芳從此以東南盟主自居，斷求自保蘇、浙、皖、贛、閩五省，儘量避免捲入外間漩渦。

郭松齡倒張作霖的戈

奉軍與國民軍之間，矛盾日深，衝突頻仍。當胡景翼督豫之命發表，胡景翼率國民二軍入豫，而河南境內，吳佩孚之舊部仍多，吳氏本人亦曾逼返洛陽，亟謀再起。段祺瑞為徹底消滅直吳勢力，密令陝西督軍劉鎮華，派慈玉琨師驅吳直抵豫鄂邊境之鷄公山，直吳在豫中勢力為之全部肅清。

慈玉琨恃驅吳之功，盤踞河南不去，胡景翼部入豫後，慈胡即時生衝突。段祺瑞左右兩難，遂於十四年一月十八日任慈玉琨為豫陝甘剿匪副司令，而以國民三軍總司令孫岳為司令，段祺瑞之敷衍政策，為慈胡雙方深表不滿。兩軍衝突反而益形激烈，二月二十一日段祺瑞派孫岳以檢閱駐豫軍隊名義入豫調解，二十五日，正為陝西鎮守使吳新田所迫之陝督劉鎮華，亦以調解之名率部入豫，實則各為支援己方而來，兩軍鏖戰至三月下旬，國民軍勝而陝軍敗，慈玉琨自殺，劉鎮華

退山西運城，保吳新田繼任陝督。河南一省，方始正式納入國民軍之勢力範圍，但胡景翼旋即於四月十日病逝，遺囑以所部師長岳維峻代行豫督職務。

當孫岳率部入豫助胡，奉軍迅即緊蹙其後，將孫岳所佔據之地盤，京漢線上保定、大名兩道逕予接收，因而使兩系勢力極不平衡。國民軍系雖有段祺瑞「京漢鐵路沿線，應責成馮玉祥、岳維峻極力維持」之命令，但湖北境內之京漢鐵路沿線地帶為吳佩孚所據，河南北部又盡為奉系所侵奪，國民軍系所奄有者僅河南一省，並且南北兩面，強敵環伺，情勢頗為不利。

國民二軍胡景翼生前，曾與蘇聯有「軍事訓練團」之議，俄方所派之團員甫抵北京，胡景翼猝然病逝，俄方乃改換目標，逕向馮玉祥接洽。馮對俄方資助軍械，供給教官之條件欣然接受，惟拒共黨參加所部政治工作。俄國駐華公使加拉罕乃與馮玉祥訂立三百萬盧布之貸款協定，並在十四年四月至十五年三月之間，接濟馮玉祥國民軍之軍械，價值在六百萬盧布以上。據往後在蘇俄大使館抄出之文件，揭露蘇聯對馮玉祥之實際支援如次：

- 一、供給軍械：
 - 來福槍 五九、〇〇〇支
 - 機關槍 三二〇挺
 - 大砲 一五八門
 - 重砲 四尊
 - 飛機 八架
 - 坦克車裝甲車 不詳
- 二、訓練士官：
 - 砲隊 一一四人
 - 騎兵隊 二四〇人
 - 機關槍隊 一八〇人
 - 工程隊 四〇〇人
 - 情報隊 六〇〇人



北洋軍閥最後一次之分而復合，直系吳佩孚（中扶指揮者）與吳佩孚（右之）為少帥張學良所支配。吳佩孚與張學良（前並肩立者），吳佩孚與張學良（後之張、吳、張宗昌、吳佩孚、張學良）之合作。

蘇聯軍援馮玉祥之最大目的，在促使馮玉祥與張作霖麾下新派將領郭松齡結合，以郭倒戈，馮玉祥陰為之助，一舉摧毀日本軍閥所支持之張作霖與段祺瑞。郭松齡最為張學良所器重，而張學良時正見重於乃父張作霖，郭擅練兵，亦長於指揮，奉軍精銳乃泰半為其掌握。郭與奉系舊派將領勢成水火，尤憾於身為直奉二次大戰之第一功臣，戰後竟未獲尺寸地盤。既心懷憤懣怨對，遂易為蘇俄所用。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郭松齡、馮玉祥之間密約告成，郭即通電請張作霖下野。

張作霖、張學良父子變生肘腋，措手不及，二十三日、四兩日郭松齡軍由灤州發動，向山海關外進攻，誘殺關內奉軍舊派將領姜登選等。郭軍攻勢凌厲，兼程猛進，熱河都統闕朝璽回師援奉，馮玉祥部將宋哲元乘機佔領熱河，使郭松齡軍勢大振。十二月十九日郭軍已進抵營口。日本軍方忽出面干涉，阻止郭軍前進，並聲明華軍進入南滿鐵路附屬地二十里內概須繳械。二十一日郭軍進抵新民屯，與張作霖之吉黑援軍激戰。二十三日張、郭大軍對壘於巨流河，大敗，郭松齡夫婦逃逸未果，為張作霖電令就地槍決。

同日，馮玉祥在第三次總攻擊中，擊潰奉軍李景林部，佔領天津。直隸全境，至此方正式由國民軍之勢力所支配。

直奉兩系聯合討馮

郭松齡倒戈幾使張作霖父子兵敗身亡，而此一件事之主要策動人，厥為馮玉祥。張作霖自此對馮玉祥恨之入骨，乃不惜與昔日之敵吳佩孚相携手，約以共同討馮。其間經由直隸已失，山東孤立之奉系大將張宗昌竭力拉攏，十五年元月五日張作霖致電吳佩孚表示諒解。吳佩孚欣然首肯，直奉聯合討馮形勢迅速告成。馮玉祥心知已力非直奉兩系之敵，為轉移目標，宣告解職出洋遊歷，並取銷國民軍名義，同時將其所部及所佔據之地盤化整為零，計為：

- 一、京畿附近 總司令鹿鍾麟
- 二、口北及察區 總司令張之江
- 三、綏區 總司令李鳴鐘
- 四、熱河 總司令宋哲元
- 五、甘肅 總司令劉郁芬

馮玉祥佈署完畢，迅即將職權交張之江代理，逕赴平地泉，越庫倫，經蘇俄而游歷歐美。元月九日，段祺瑞之執政府明令公佈派馮玉祥前往歐美考察實業，任命張之江繼馮為西北邊防督辦，兼督察察哈爾區。直奉聯軍方面，則由吳佩孚首先發難，民國十五年元月二十六日，命寇英傑率五混成旅自鄂入豫，另以靳雲鵬部獲張宗昌補助軍餉後，從山東入豫收兩路夾擊之效。國民二軍岳維峻部誓死力抗，雙方戰至三月二日，國民二軍全部崩潰，岳維峻僅以身免。

討馮之役，張作霖、吳佩孚一雙死敵合作無間，張作霖以關內戰爭全盤付託吳佩孚。三月十五日，吳佩孚乃委奉系大將張宗昌為討賊聯軍魯軍總司令，李景林為討賊聯軍直軍總司令，張李二將立即聯名通電宣告就職，聲討馮玉祥。二十一日，段祺瑞在鹿鍾麟脅迫之下，下令討伐吳佩孚，但李景林、張宗昌之直魯聯軍，中路已過滄洲，左翼正向大城進發。

津浦線之張宗昌、李景林，與京漢線之直吳嫡系靳雲鵬部，並駕齊驅，迅速推進。鹿鍾麟見

形勢危殆，領軍出京向天津方面警戒，靳雲鵬趁勢攻克石家莊，山西督軍閻錫山通電願與吳佩孚合作。馮玉祥國民軍之最後根據地北京已呈三面包圍之勢，張之江鹿麟願降吳佩孚，恢復曹錕自由，電請吳佩孚入京主持一切，吳以信義攸關，拒之不應。國民軍乃決心放棄京津，於四月十五日向西北退却，扼守南口。

馮玉祥之國民軍全盤失敗，段祺瑞靠山已倒，而新勝利者吳佩孚、張作霖雙方俱已開罪，政府垮臺無從避免。但段仍戀棧，由安福系政客勾引唐之道，作奉軍內應，夾擊國民軍，企圖討好奉張。詎料所謀為國民軍窺破，四月九日鹿麟麟包圍政府，將段氏衛隊繳械，段祺瑞逃匿東交民巷。及至國民軍盡撤，段祺瑞又重回執政寶座，四月十九日派員往天津迎迓張學良，張不置理，段氏方知大勢已去，二十日經吳光新疏通，直魯聯軍准其安全通過防線。段祺瑞方始離京赴津歸隱，執政府從此煙消雲散。

直奉聯軍大獲全勝，但張作霖與吳佩孚為北政府誰繼問題，又生爭議，吳仍欲擁曹，張作霖不許，退而擬以曹任總統最後一位國務總理顏惠慶攝政，張亦不肯承認。經直奉雙方政客在北京數度集會商榷，乃決定由顏惠慶作形式上之組閣，在舉行第一次內閣會議立刻宣告辭職。此一北洋軍人兒戲，世界各國史無前例之一日內閣，陣容如次：

- | | | |
|------|-----|-----|
| 國務總理 | 顏惠慶 | 未列席 |
| 內政總長 | 鄭謙 | 未列席 |
| 財政總長 | 顧維鈞 | 未列席 |
| 外交總長 | 施肇基 | 未列席 |
| 陸軍總長 | 張景惠 | 未列席 |
| 海軍總長 | 杜錫珪 | 未列席 |
| 司法總長 | 張國淦 | 未列席 |
| 教育總長 | 王寵惠 | 未列席 |
| 交通總長 | 張志潭 | 未列席 |

農商總長 楊文愷
此一並無國家元首之一日內閣，於民國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舉行第一次內閣會議，會議席間，發表改組通電，閣揆顏惠慶辭職，「特任」海軍總長杜錫珪代理國務總理。

北伐誓師的戰鬪序列

當北洋軍閥自相殘殺，陷於混戰，北京城裏怪事頻仍、鬧劇無以終場之際，孫傳芳揚言東南五省聯防保持中立，自民國六年吳佩孚撤師回防，始終作為南北雙方緩衝地帶之湖南，十五年三月十一日，省長趙恆惕辭職，任唐生智為內務司長，代理省長。唐生智早與國民政府有所聯絡，就職後乃欲以果決手段清除省內其他將領，制奪其兵權。三月二十五日，國民政府代表陳銘樞、白崇禧抵達長沙，唐生智宣佈就職，並立即派兵進攻岳州湘軍葉開鑫部，葉乃走附吳佩孚，引直軍入湘，唐生智以敵方援軍大集，自忖不敵，於是退守衡陽，請求加入國民黨，所部軍隊改稱國民革命軍。國民政府接受所請，將唐生智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仍以唐為軍長，並派第七軍李宗仁部，先行入湘援助。

民國十五年六月六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特任 蔣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七月九日，舉行盛大隆重之就職典禮。由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授印，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代表國民政府授旗。即日下動員令。二十七日，蔣總司令督師出發，由廣州黃沙登軍首途，午後抵達韶關。

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當面之敵，為帝國主義者與軍閥之全體。但以當時情勢，北洋軍閥總兵力當在百萬以上，而國民革命軍為數不過九萬。實力懸殊奚止十倍。因此，在初期作戰方針上，乃有「打倒吳佩孚」、「聯絡孫傳芳」、「不理張作霖」之口號，先將北洋三大軍閥，予以分化。

北伐軍以國民革命軍第一至八軍為主力，第一軍下轄王柏齡之第一師與劉峙之第二師，列為總預備隊，其餘七軍，戰鬪序列如次：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蔣中正

總參謀長 李濟 留守廣州

行營參謀長 白崇禧

第一軍軍長 何應欽 鎮守潮梅，警戒福建。

第七軍軍長 李宗仁 分一二兩路自廣西出發。

第七軍鍾旅：第四軍第十師。提前出動，急趨援湘，餘部於七月一日陸續向湖南集中。

陸軍部：第四軍第十師。提前出動，急趨援湘，餘部於七月一日陸續向湖南集中。

第七軍軍長 李宗仁 分一二兩路自廣西出發。

在粵部隊：

依第四軍第十二師、第三軍、第一軍、第二軍、第六軍、第五軍、第四十六團之次序，由粵漢鐵路廣韶段開始輸送，至七月十五日輸送完畢，八月五日，均到集中地點集中完竣。

湖南、湖北、吳佩孚用以抗拒北伐雄師的北洋部隊，亦已漸次集中，總兵力在十萬人以上，茲誌其番號與兵力如次：

一、葉開鑫所部湘軍，兵力兩個師。

二、馬濟所部桂軍，約一個師。

三、劉志陸所部謝文炳等，一師以上。

四、唐福山所部贛軍（援湘第三路軍），一個師。

五、援湘總司令李倬章之湘鄂邊防軍，數千人。

六、援湘第一路軍

宋大霨師

余蔭森旅

孫建業旅

七、援湘第二路軍司令王都慶部，一師。

八、援湘副總司令，兼第四路軍司令，董政

國所部由唐之道舊部改編之兩個旅。

九、陳嘉謨第二十五師之陸濤、李炳煦兩旅

十、海軍第二艦隊，在汨羅江協助陸軍封鎖湖南，並曾前進至湘潭。

汀泗橋浴血鏖戰記

從上可知，吳佩孚力抗北伐軍，不但出動兵力，在十萬以上，而且其中不乏吳氏麾下征戰多年之驍將，如援湘軍總司令李倬章，久為吳佩孚之參謀長，副總司令董政國，亦為直皖大戰時第一員勇將。何況，革命根據地廣東之北東兩面，北有直系之江西總司令鄧如琢虎視眈眈，一旦由萍鄉出兵，足以襲革命軍之後路。東有孫傳芳為吳佩孚之舊部，倘自福建來侵，後果誠不堪設想，因此，蔣總司令在國民革命軍八個軍之中，必須以第四軍軍長李濟深，兼任總參謀長，坐鎮廣州。以何應欽率第一軍之一部，暨張貞之一個獨立師，鎮守潮汕，向福建戒備。以第二軍譚延闓之一部扼守韶關，衛戍北江，而以第三軍朱培德，第六軍程潛所部，警戒湘西，以防鄧如琢傾巢來犯。於是，應付湖南正面戰爭，僅得以唐生智為前敵總指揮，下轄第四軍之一部，與第七軍李宗仁、第八軍唐生智之全部而已。

北伐戰事之起，先則，吳佩孚四路援湘，北軍雲集，唐生智退守衡陽，苦戰待援，形勢十分危急。蔣總司令檄調四七兩軍，加速馳援。七月十日，蔣總司令下總攻擊令，兵分四路，大舉反攻，迅即擊潰北軍在湘主力，驅援湘第三路唐福山部急退江西，猛挫北洋旅援湘第一路軍余蔭孫部。國民革命軍下湘潭，十一日克長沙，葉開鑫節節敗退，回到岳州。

長岳之戰，國民革命軍仍由蔣總司令親自指揮，吳佩孚急派援湘總司令李倬章，調集鄂湘北軍，在汨羅江北列陣，以十倍於國民革命軍之

兵力，嚴陣以待，據險扼守。八月十一日，深夜三時後，蔣總司令在羣衆五萬餘人徹夜守候，夾道歡呼聲中，進入長沙。十五日，命第七軍攻平江，第一、第三、第八會同第四軍之一部攻汨羅。激戰至十九日，余蔭孫部大潰，董政國、陸濤兩部全軍覆沒。第四軍克平江，第八軍出通城、蒲圻，斷敵歸路，湖南全境，北軍全部肅清。陸濤一旅被革命軍繳械。

當時，吳佩孚正親率直軍，進攻國民軍據守之南口，聞悉湘中直軍大敗，於八月十四日攻下南口後，迅即趕返保定、鄭州，連續召開緊急軍事會議，抽調各路援軍，企圖力挽狂瀾之既倒。八月二十五日，吳佩孚率劉玉春師馳赴漢口，次日親赴前敵，據三面環水，一面高山聳立，夙為湘鄂之間第一險要之汀泗橋，以兩萬餘衆之兵力，嚴密防守。依吳佩孚之戰略，祇需堅守汀泗橋十日，北方直軍精銳之三個師九混成旅，即可陸續開到。而東南五省孫傳芳亦需此十日，佈署軍事完成，方能自江西分襲平江、長沙，截斷革命軍之歸路。故汀泗橋之戰，為兩軍勝敗最大關鍵，蔣總司令乃把握時機，於八月二十三日，以四路大兵，合攻汀泗橋。

民國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蔣總司令親臨前線，直達蒲圻，汀泗橋爭奪戰自茲揭幕，雙方主帥，馳騁於火線之上揮軍力戰，革命軍前仆後繼，士氣如虹，在直軍熾烈砲火之中反覆決盪，當日即由第四軍及第七軍之一部，力克汀泗橋。吳佩孚聞訊大怒，就地斬決退縮不前之旅團營長將校九人，下令退後一步者斬無赦，尤以大刀隊分八路監軍，嚴行執法，復以劉玉春一師精銳，乘夜猛攻，居然將汀泗橋自革命軍手中奪回。

革命軍方面，蔣總司令立令乘直軍陣線不穩，回師反撲，經四小時之激戰，革命軍人人奮不顧身，在槍林彈雨之下，勇往直前，乃於二十八日再次攻克汀泗橋。未幾，吳佩孚之武衛軍馬濟

部趕到，汀泗橋得而復失。蔣總司令以總預備隊投入戰場，猛進奮戰，戰況之激烈，為國內自有新式戰爭所僅見，雙方將士，罔顧生死，互以全力相搏鬥。激戰至八月三十日，革命軍卒以卓越之戰術，旺盛之士氣，以少擊多，大敗直軍，確實掌握湘鄂要隘汀泗橋。吳佩孚乘火車急遁，雙方死傷極夥，而直軍士氣自此一蹶不振。

二期北伐大軍雲集

九月一日，吳佩孚退守武昌，革命軍分三路進兵，將武昌城池，予以包圍，並於不數日間，連克漢陽、漢口。武昌守城直軍劉玉春部，雖然堅守城池至是年十月十日，但已無補於直系大軍之士崩魚爛，吳佩孚先退孝感，再退武勝關，所部非降即潰，已瀕窮途末日。蔣總司令乃移重兵向東，分兵二路，一由贛西，一由閩南，進攻孫傳芳所盤踞之東南五省。東南大戰，於焉展開，當時，雙方之實力佈置如次：

- 一、孫傳芳之東南五省聯軍人槍在十八萬以上，未編入戰鬥序列之預備、續派、後援軍尚不在其內。共分爲六個方面軍：
 1. 第一方面軍 總司令鄧瑛如統率本部一師及一補充團。在贛之唐福山一師。蔣鎮臣一師、楊如軒、楊生池各一師（在粵被逐滇軍降孫者，共七千人。）張鳳岐一旅、劉實題一旅。總兵力約四萬五千餘人。
 2. 第二方面軍 總司令鄭俊彥，統率李彥青一旅，王良田兩團，及鄭俊彥自率砲、工、輜三大隊，及騎兵一團總兵力一萬二千餘人。
 3. 第三方面軍 總司令盧香亭統率盧本部一師、在贛浙之謝鴻勛一師，周鳳岐一師，李俊義一混成旅、楊震東一旅，總兵力五萬餘人。
 4. 第四方面軍 總司令周蔭人統率周本部一旅、及騎兵一團，暨在閩之張毅一師、李鳳翔一師，總兵力約三萬五千人。

5. 第五方面軍 總司令陳調元統率陳本部一師、在皖之王普一混成旅、馬祥斌一混成旅、劉鳳圖一混成旅一團、畢化東一旅一砲兵團、總兵力約三萬餘人。

6. 第六方面軍 總司令顏景崇統率顏本部一混成旅、馬登瀛一旅、總兵力約一萬餘人。

二、革命軍東征軍之初期作戰序列：

1. 以李宗仁之第七軍，扼守沿江，兼顧湘鄂邊境之平江、通城。

2. 以程潛之第六軍由平江攻江西之修水、銅鼓，以當孫傳芳第三方面軍之勁旅。第一軍王柏齡師由瀏陽進攻江西之萬載、為之聲援，以夾擊並收互相呼應之效。

3. 以朱培德之第三軍，自醴陵進江西攻取袁州，第二軍張輝瓚、戴岳兩師擔任助攻。

4. 以第二軍之陳嘉祐、譚道源兩師協同新附之賴世璜部（先編獨立第一師，後編為第十四軍）攻贛州，其作用在由二、三兩路直入贛南，抄取贛東奪取南昌。

5. 蔣總司令親率第一軍第二師，及學生軍在萍鄉助第三路。

東南大戰節節勝利

東南大戰於九月二日兩軍正式接觸為始，雙方皆以全力誓死搏鬥，奮勇猛拼，進退週旋，除死方休。兩軍主帥尤能彈智竭慮，運用靈活，出奇制勝之戰術，層出不窮，遂有「北伐出師以來最激烈之戰鬪」、「革命史最光榮一頁」之稱。孫傳芳部力量集中，兵精械利，尤以傾篋而出，併力作戰，洵非吳佩孚之瞻顧于前，潰敗于後所可比。革命軍之少敵多，終獲最後勝利，除民心攸歸，將士用命外，最大因素，在於戰術之卓越，與乎行動之敏捷。在蔣總司令親自指揮之下，東南聯軍主帥孫傳芳之抵禦動作，無一處不落後，作戰計劃，無一處不失敗，因此孫傳芳敗

回南京後，向所部將領演說，自承致敗之由，在於主將之無謀。

在江西境內，經過第一次贛北之戰、第一次南昌之戰，第一次德安之戰，南昌之圍四大會戰之後，革命軍於十五年十月一日發動總攻，力破孫傳芳所佈之常山蛇陣，終於十月六日，將江西境內之孫傳芳主力，全部擊潰，生擒其軍長李彥青、王良田、楊慶和、師旅長唐福山、張鳳岐等，俘虜各級官兵一萬五千餘人，江西全省，青天白日旗迎風飄蕩。

福建方面，革命軍主將為東路軍總司令何應欽，下轄第一軍第三師、第十四師、及獨立第四師之兩個團，與五十八團，全部軍械不過步槍六千支，大砲六門。而當面之孫傳芳第四方面軍總司令周蔭人部，則有張毅、李鳳翔各一個師，李寶珩、孫震峯各一個混成旅、劉俊之第十二師一個旅，周蔭人之衛隊兩個團，共計步槍三萬餘支，大砲二十餘門，兵力超過革命軍五倍以上。自十五年九月下旬，孫軍劉俊、李寶珩等部，先行採取攻勢，革命軍在永定、松口兩次戰役，即已解決周蔭人之中、右兩路，俘虜孫軍四千餘人，軍械無算。周蔭人退守延平，十五年十二月二日，馬江海軍與周蔭人之留守司令李生春，聯合解決張毅退至福州之部隊，表示正式服從革命軍，福建一省，自此宣告底定。

江浙兩省民衆，對於孫傳芳出兵江西，力抗革命大軍，自始即持反對態度，停止江西戰事，浙軍全體回浙的通電，不絕如縷。在南京、常州之浙軍周鳳岐部，與浙江省長夏超，且曾舉義響應革命軍。惟以事機不密，為孫傳芳所乘。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浙軍周鳳岐部與革命軍先鋒隊在衢州會合，周鳳岐宣佈就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軍長之職，回師杭州。孫傳芳急命孟昭月任第三方面軍總司令，率四師一旅之衆，南下抵禦。嚴州一戰，革命軍嚴重一師大破孫軍，孫軍

節節敗退，杭州、富陽兩次激烈戰役，又非革命軍之敵。民國十六年二月十九日，白崇禧揮師入杭州，右翼周鳳岐部亦克復紹興，孫軍殘部走松江，浙省救平。

國民革命軍既已底定江西、福建、浙江三省，乃自浙江仰攻淞滬地區，當時淞滬地區已被張宗昌、褚玉璞直魯聯軍之畢庶澄部所盤踞。革命軍東路總指揮白崇禧，即率劉峙、薛岳兩師，自嘉興沿滬甯鐵路北進，周鳳岐第二十六軍則經平湖、松隱，向金山衛挺進，另以第一軍嚴重一師經平湖、出松江，佔領蘇州。曹萬順軍出長興，四路疾進，民國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終將駐上海之直魯聯軍全部解決，光復上海。次日，蔣總司令以楚同號為座艦，在南京外圍之采石磯江面，親自督戰，助孫傳芳守南京之直魯聯軍紛紛潰退，二十四日，南京光復。第一階段之北伐軍事宣告結束，國民革命軍暨全國國民之兩大公敵，北洋直系吳佩孚與孫傳芳兩大勢力，在為期八月之掃蕩戰中全盤覆滅。

聯俄容共因而起

但在國民革命軍由南向北着着前進，獲得輝煌勝利之同時，國民黨內部糾紛，亦因勝利成果之迅速擴展，同告越演越烈，因此當京滬底定，長江以南悉為國民革命軍光復之後，寧漢分裂，南京事件，旋即相繼發生。不僅使北伐軍事，大受阻碍，甚至對於中華國脈，亦大有影響。

中國國民黨內非共產派與共產派之明爭暗鬥，始之於民國十三年元月之國民黨改組。當時中山先生揭櫫容共聯俄政策，對抗世界上以不平等待我之國家，純係基於國際情勢及廣州環境之一種政治策略的運用，決非表示中國國民黨之黨綱業已有所變更。蓋在中山先生革命之過程中，尋求國際間之同情與援助，早已成爲其經常運用之策略。但中山先生早已規知蘇聯不致放棄其對東

方的侵略政策，乃於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與蘇聯派赴中國從事外交活動之越飛 (Adolph A. Joffe) 會晤後，立即邀同越飛發佈「孫越聯合宣言」，首即宣稱：

「一、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實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爲中國最重要，最急迫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向孫博士保證，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熱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爲依賴。」

在此一歷史性之重要宣言中，實爲中山先生聯俄政策之基本精神所在。「孫越聯合宣言」的第二、三、四段大意如次：

二、越飛明白宣佈蘇俄前次放棄對華一切特權之聲明仍然有效。

三、雙方對於中東鐵路問題的諒解。

四、雙方對於外蒙問題的協議。

然而自民國十三年元月中山先生「容共聯俄」，改組國民黨爲始，國民黨中若干資深黨員對於容共已表懷疑。當共產黨員李大劍等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即已有老黨員鄧澤如、林直勉、鄧慕韓等上書中山先生指斥共產黨陰謀，乃在「借國民黨之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中，亦曾由於多數代表之懷疑日深，乃由李大劍代表共黨發言，聲明共產黨員之加入國民黨，乃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革命事業，絕非欲將國民黨化爲共產黨，或藉國民黨名義作共產黨活動。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張繼、鄧澤如、謝持即已提出彈核共產黨員案。嚴詞指斥：「爲國民黨之生存發展起見，絕對不宜黨中有黨！」左右兩派鬭爭之激烈，可以想見。惟當中山先生在世，共黨尙不敢跋扈囂張，而兩派之間之

明爭暗鬭，亦得由中山先生之威望所制衡。

西山會議軒然巨波

民國十四年三月中山先生逝世後，共黨氣焰日盛，非共派之忌憚乃與日俱增，黨內糾紛自此層出不窮。十四年八月廖仲愷之被刺，胡漢民竟因此被嫌，遭逼令赴俄，自此胡漢民一系之人物多半失勢離開廣州。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由林森領銜召集之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正式在北京西山碧雲寺中山先生靈前舉行，此即史稱「西山會議」。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一共二十四人，出席此一會議的共十人，茲誌當時國民黨二十四位中央執行委員之動態如次：

一、出席西山會議者，十人。計爲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陽、石瑛、戴傳賢、邵元冲、沈定一、葉楚傖、鄒魯。

二、曾經列席西山會議者，三人。計爲吳稚暉、謝持、張繼。

三、因本身即係共黨不獲列席者，四人。計爲李大劍、譚平山、于樹德、林祖涵。

四、時在廣州未出席亦不表贊成者，七人。計爲汪兆銘、譚延闓、柏文蔚、王法勤、于右任、恩克巴圖、和丁淮汾。

五、放逐在俄者，一人：胡漢民。

六、被捕下獄者，一人：熊克武。

七、未及參加，來電表示贊成者，一人：李烈鈞。

附註：第一屆中央監察委員五人中，謝持、張繼出席，吳稚暉曾擔任第一屆預備會議主席，鄧澤如未及與會，但以金錢接濟。蔡元培則時在國外。

「西山會議」第一次會議，即曾議決十項重要案件，茲概述如次：

一、推舉林森、覃振、石青陽、鄒魯爲常務

委員。

二、取消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者之黨籍。

三、中央執行委員會暫移上海。

四、取消政治委員會。

五、解除俄人鮑羅廷之顧問職務。

六、修正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法。

七、彈劾中央執行委員汪兆銘。

八、派定北京、上海、廣州三地中央執行委員：

1. 北京：李烈鈞、柏文蔚、鄒魯、林森、傅汝霖、張秋白。

2. 上海：沈定一、葉楚傖、戴季陶、覃振、茅祖權、居正、石瑛、石青陽、張知本。

3. 廣東：譚元闓、邵元冲、熊克武。

九、派易培基、馬鈞倫爲北京特派指導員。

十、通電各黨部通告本會開會，並停止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職權。

「西山會議」在北京連續舉行會議十九次，至民國十五年元月四日方始閉會。在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舉行之第四次會議中，復決議開除譚平山、李大劍、于樹德、林祖涵、毛澤東、韓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張國燾九人之國民黨黨籍。會後，並發表「中國國民黨取消共產派在本黨之黨籍宣言」，對待共產份子，仍採寬大手段，祇求善意的分離，尙未作清除之打算。

自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起，葉楚傖根據西山會議之決議，以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名義，在上海開始辦公。從此，國民黨宣告分裂，而於上海、廣州兩地，各有一個中央。廣州方面，以西山會議不足法定人數，認爲其議決無效，因而在廣州另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會議，議決於民國十五年元旦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屆期議決將參與西山會議之各員，分別加以懲戒。但是西山會議諸人士，則指出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二十四人中，胡漢民被逐，熊克武繫獄，李大劍，

譚平山、于樹德、林祖涵本身即係共黨，當然不得列席，因此，第一屆中執委只有十八人，出席西山會議者已有十人，並得李烈鈞之來電贊成。實已超過法定人數，其議決案自可成立。此即為國民黨內部之第一次嚴重分裂。

共黨勢力漸行猖獗

即在國民黨根據地之廣州，由左派挑起之暗鬥，亦仍方興未艾，國民黨青年一代，對於左派大為不滿，黃埔軍校中，乃有孫文主義學會之組織，謀與左派之「共產主義青年團」相對抗。左派遂又在黃埔軍校設立「青年軍人聯合會」，與之抗衡。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左派及接近左派之人物，因見蔣公中正正在軍界勢力日重，漸生畏懼，而俄方與左派竭力阻撓北伐之計，又以蔣公立場之堅定不移無法獲售，竟企圖以中山艦劫持蔣公，送往蘇俄。事為蔣公所覺，立以明快果斷手腕，將海軍局長兼中山艦艦長李之龍拘捕，解除第一軍所有左派黨代表職務，並將各軍事機關中之蘇俄顧問，全體解職，送回俄國，軍校中之青年軍人聯合會，暨孫文主義學會，則予一併解散，左派勢力，因而遭受致命打擊，容共聯俄政策，一時幾有全盤破滅之勢。

當時，正值汪兆銘擔任國民政府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蔣公中正對左派人士施以鐵腕，予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斷然處置。事機之秘，即汪兆銘亦不得與聞。於是汪兆銘心懷疑懼，稱病辭職，且旋即隱匿無蹤，後且出洋遊歷。蔣公中正之反共態度，明確堅定，曾有：「仍欲澈底解決，斷此亡黨之毒腕，以慰總理之靈」，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大多數委員，亦紛紛表示支持蔣公之撥亂反正措施。十五年四月三日，蔣公中正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整軍肅黨準備期北伐」之建議，主張重新確定國民黨對內對外之基本政策。四月十六日，中央執行委員與國民政府委

員舉行聯席會議，正式推選譚延闓為政治委員會主席，蔣中正為軍事委員會主席。黨政中樞，自此完全恢復其自主地位。

蘇俄遭此重大打擊，其唆使共黨份子規奪國民黨黨政軍權之陰謀已全盤失敗，蔣主席在一夕之間，使國共情勢全面改觀。廣州俄國顧問團與共黨舉行緊急會議，檢討當前形勢，供承蘇俄顧問及中共黨徒均犯有嚴重錯誤。莫斯科當局，亦為如何應付此一巨變，引起激烈爭執。托洛斯基派力主採取暴力手段，下令中共黨徒退出國民黨，直接從事蘇維埃式暴動。史大林派則主和緩，刻意沖淡廣東形勢之嚴重性，授意在廣州的蘇俄人員，有條件接受蔣主席加予其等職權與活動上之限制，同時暗中準備與蔣公戰鬪。

蘇俄阻撓國民革命軍北伐之陰謀詭計終不得逞，十五年六月四日，中央政治委員會決議：「特任蔣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與此同時，國民黨黨務之整理亦在着手進行。國民黨中央依據「整理黨務第二決議案」，首先限制共黨份子不得擔任中央各部首長，原任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劉芬、組織部長譚平山、宣傳部長毛澤東、農民部長林祖涵，均於五月二十五日向常會辭職。六月一日，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西山會議派推選之葉楚傖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充份顯示西山會議派人士在中山艦事件發生後業已應邀入粵。

民國十五年七月六日，北伐誓師出發前夕，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臨時全體會議，接受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張靜江（人傑）辭職，推選蔣公中正繼任。但在北伐期間，仍請張靜江代理。

當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突起，蔣主席撥亂反正，扭轉乾坤，氣餒萬丈之蘇俄顧問與共黨份子，先則步步退縮，採取防禦戰略，俯首貼耳接受「整理黨務案」。然當北伐軍興，

彼輩又以為有機可乘，逐步開始轉守為攻，企圖利用北伐階段，「從民族解放運動過渡到新的革命局面。」

十五年七月，共黨中央召集其第二次擴大會議，通過對付國民黨的政策為：

「現在我們對國民黨的政策應當是：擴大左派，與左派的密切聯合，和他們共同應付中派，而公開的反對右派。」

中共之所謂右派、中派與左派，其後，根據其首領陳獨秀的解釋是為：

一、左派：代表中小商人之反抗勢力，以汪兆銘、甘乃光為領袖。

二、中派、亦即新右派：「代表資產階級的改良運動」，以蔣公中正、戴季陶（傳賢）為代表。

三、右派：即共黨所謂「反動的右派」，指馮自由、孫科、馬素、古應芬等。

共黨既欲與左派的汪兆銘等相結合，共同對付被指為「新右派」的蔣公中正，因此，共黨乃極力發起迎汪運動，俾使「汪兆銘一回，左派便會形成比右派更大的團結。」此即為寧漢分裂之朕兆。

於是，自民國十五年七月起，由共黨份子竊據之國民黨浙江、安徽、湖北、江西、江蘇五省黨部、暨漢口、上海二特別市黨部，公然聯銜電請「汪主席銷假視事」。十月十五日，應共黨份子要求所召開，並由共黨份子暗中操縱之中央執監委員與各省市黨部代表聯席會議開幕，迎汪主持大計的議案，不但正式提出，而且達成了迎汪運動的高潮。

武漢和南昌的對立

迎汪，其最大陰謀即在於倒蔣，共黨份子為此目的不擇手段，乃又在迎汪呼聲之中發動驅張，大肆攻擊代理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張人傑，企

圖藉驅張而使蔣總司令孤立。

與此同時，民國十五年九月七日，國民革命軍攻克漢口、漢陽；武昌之陷落祇是時間問題。蔣總司令因戰略需要亟待移師入贛，解決孫傳芳，乃於九月九日致電張人傑、譚延闓：

「務請政府常務委員先來（武漢）主持一切。」

然而當時張、譚二氏一時無法去鄂，而武漢軍政又不能無人負責，蔣總司令分身乏術，乃於九月十五日電召唐生智入湘會商。決議設立湖北臨時政務會議，由蔣總司令兼任主席，蔣總司令入贛後則由唐生智代理。湖北臨時政務會議下設政務、財務兩委員會，而以鄧演達、陳公博負責主持。

蔣總司令於作此部署後，仍以武漢主持乏人為虞。十八日電張人傑與譚延闓，再次力請中央派人主持湖北政務，然而，蔣電拍抵廣州之時，正值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各中央委員及各省區、各特別市、海外各總支部代表舉行聯席會議。其出席代表多為共黨及左派份子，是案由國民黨中央作成國民政府選漢之擬議，提交聯席會議討論，吳玉章、徐謙等左派份子乃憑藉其主席團之身份，操縱把持，結果經聯席會議議決，國民政府仍設廣州，後經蔣總司令再電粵方，堅主國民政府或中央黨部遷鄂，並於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派鄧演達、張發奎返粵陳述為配合當前革命情勢，政府遷鄂之必要。中央政治會議遂於十一月二十六日決議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北遷武漢。

但在十五年十一月九日，國民革命軍克復南昌之後一週，蘇俄顧問鮑羅廷突於十一月十六日偕同國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長陳友仁、司法部長徐謙、交通部長孫科、財政部長宋子文離粵北上，遶道南昌而逕赴武漢，十二月十三日，鮑羅廷等竟利用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拆遷鄂之空檔，擅在武漢宣佈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暨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簡稱「武漢臨時聯席會議」），以徐謙為主席，正式通告：「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未開以前，執行最高職權。」此一機構，於法理既乏根據，就事實而言亦無先例，是即為寧漢分裂之始作俑者。

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代理主席張人傑，國民政府代理主席譚延闓，暨中央執行委員會何香凝、顧孟餘、丁惟汾等抵達南昌，中央政治會議已在南昌召開，鮑羅廷唯恐失去憑藉，乃於民國十六年元月三日，提議以武漢臨時聯席會議名義，在三月一日召集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于武漢，企圖更進一步篡奪國民黨中央機構。當日，正值中央政治會議在南昌舉行第六次臨時會議，正式議決：

「現為政治與軍事發展便利起見，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暫駐南昌。」

是為中國國民黨在北伐期間之第二次分裂，即早在寧漢分裂以前，已先有武漢、南昌之對立。

南京事件與上海清共

民國十六年一月十一日，蔣總司令為敦促留武漢國民黨首要同赴南昌，特於前方激戰之際，親赴武漢，鮑羅廷竟於歡迎宴上公然警告蔣總司令不得有壓迫農工及共產黨之行動，蔣總司令立予嚴詞申斥，其中警句有謂：

「你是一個蘇俄的代表，你就不能這樣破壞本黨，並且你們蘇俄不比以前三年的蘇俄，現在的蘇俄各國看起來是個強國，並且還有人在世界上說你們蘇俄是一個赤色的帝國主義者，你如果這樣跋扈橫行的時候，如昨晚在宴會中間所講的話，我可以說，凡真正的國民黨黨員，乃至於中國的人民，沒有一個不痛恨你的！你欺騙中國國民

黨就是壓迫我們中國人民，這樣並不是我們放棄總理的聯俄政策，完全是你來破壞阻撓我們總理聯俄政策，就是你來破壞蘇俄以平等對待我們民族的精神！」

經蔣總司令作此不惜中止聯俄政策之嚴正表示，鮑羅廷仍企圖從事最後之掙扎，曾集合武漢方面「各人的意見」作成書面交蔣總司令，堅持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速遷武漢。但蔣總司令堅持中央政治會議應仍在南昌開會，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的地點問題，須俟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解決。至此，鮑羅廷終告暫時屈服，表示同意蔣總司令之意見。然則，甘為鮑羅廷所驅使之陳友仁等，却又在聯席會議中作成決議：

「武漢臨時聯席會議暫行繼續進行。」

蔣總司令在武漢停留一週，元月十八日離鄂返贛，中央政治會議遂於二十一日經由決議，致電武漢：

「前由中央議決設武漢政治分會，於中央與政府未遷以前，武漢分會即成立，聯席會議勿庸繼續。」

武漢方面則悍然覆以：

「中央臨時聯席會議在南昌中央政治會議未開會以前，暫不取消。」

武漢方面旋於三月十日召開由左派把持之「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簡稱三中全會），其一切決議案均以破壞蔣總司令之聲望與領導為宗旨，十一日進行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各重要負責人員之改選。左派領袖汪兆銘尚未回國，却已被舉為中央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部長、兼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兼國民政府常務委員、集黨政軍要職於一身。而由共黨份子吳玉章及左派份子徐謙，在其未回國前，分別代理其黨政職務。

「武漢三中全會」開會期間，國民黨中之共黨份子及左派人物，復在鮑羅廷指使之下，發動

所謂「提高黨權」運動，主要陰謀則在於「倒張（人傑）反蔣」，挾持三中全會取消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並削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統帥權，目的厥為推翻國民黨領導中心，代之以共黨與左派聯合組成之武漢政府。同時，又倡呼所謂「三大政策」——聯俄、聯共、工農、代替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

武漢政權在成立以後之作爲，係秉承共產國際之意旨，竭力從事煽動農工暴亂，「造成社會恐怖，經濟混亂，得所憑藉，以奪取政權」，同時積極進行分化國民黨的革命陣營，勾結唐生智叛亂，及發動保定軍官學校出身之「保定系」將領，企圖組成「反蔣聯盟」，尤其竭力阻撓蔣總司令進軍東南，其中最險惡毒辣之舉，厥爲民國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國民革命軍江右軍攻克南京後，唆使親共部隊與不法之徒，携械搶掠，毆辱外人，騷擾使領館，進佔教堂，引起英美軍艦開砲轟擊之「南京事件」，與組織赤色工人糾察隊，企圖陰謀奪取上海政權。

共黨一手製造「南京事件」，嫁禍國民革命軍之江右軍，用心在於引起國際間嚴重交涉，或竟發生衝突，予蔣總司令底定東南軍事行動，以有力阻遏與無情打擊。然而蔣總司令當機立斷，舉措得宜，於事件發生之次日即乘艦抵達南京，嚴令恢復秩序，旋又趕赴上海，招待外籍記者，聲明對於南京之排外事件業經派員調查，任何官兵凡經證實有暴行者，當予嚴懲，但對英美軍艦之輕率開砲，則提出抗議，同時鄭重宣示對待外僑之立場，要點如次：

- 一、國民政府所定政策，爲不用武力或任何羣衆暴動，以改變租界之地位。國民政府所採行者祇爲和平方法，亦即協商的方法。
- 二、國民革命之目的與期望於外交者，在獲取國際上之平等。
- 三、凡願以平等待我之任何國家，即爲吾人之友。吾人亦願與之合作，與之聯合，縱使該國從前曾壓迫我國。

蔣總司令此一聲明，使世界各國對國民革命軍之疑懼盡去，因而有所信賴，「南京事件」，遂在舉國危疑震撼之際，迅即解決。

京滬底定甯漢分裂

上海租界，久爲共黨份子陰謀活動之窠穴，當蔣總司令進軍東南，底定京滬之前，共黨即已利用俄共海上私運暨三次暴動中奪自直魯聯軍之武器，建立其號稱爲工人糾察隊之第一支黨軍，人數約在三千以上，由周恩來幕後操縱，而由顧順章負責指揮。民國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國民革命軍克復上海，共黨即揚言將武裝進攻租界，引起上海民衆莫大之恐慌。

四月二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蔡元培、張人傑、古應芬在上海集會，提出中國共產黨受國際共黨指使，破壞本黨革命，咨請中央政治會議採取非常緊急措施，取消共產黨人在國民黨黨籍，並將各地共黨危險份子，由治安機關分別看管。四月六日，奉軍首領張作霖在北京搜查蘇聯大使館，國際共黨陰謀，爲之全盤暴露。與此同時，上海金融工商各界發起擁蔣自救運動，乃於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凌晨以上海市民組成中華共進會、工會聯合會，與共黨赤色糾察隊發生激戰，經國民革命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兼上海戒嚴司令白崇禧，調派部隊，協同將赤色糾察隊繳械，並立即粉碎共黨在滬之組織，全面逮捕共黨黨羽，是爲四一二上海清黨事件，亦即全國各地紛紛起清黨之嚆矢。

先是，汪兆銘自受共黨及左派之擁戴，獲悉武漢政權業已建立，乃匆匆自法國經蘇聯返國，蔣總司令曾與之在上海晤見，表示尊重汪之職權，與約勿赴漢口。但汪兆銘伴爲允諾，翌日即與陳獨秀發表共同宣言，潛離上海赴漢就主席職。

汪兆銘潛抵漢口之第二日，上海清黨事起，四月十五日，蔣總司令採納汪兆銘離滬以前之建議，準期在南京召集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第四次全體會議，以解決黨內之糾紛，唯汪兆銘抵武漢後態度驟變，渠在武漢中央政治會議席上報告返國經過，將渠所建議在南京召開全會之事，一字不提，反向武漢方面之鮑羅廷暨左派人物，公然宣稱：

「以後要聽各位的吩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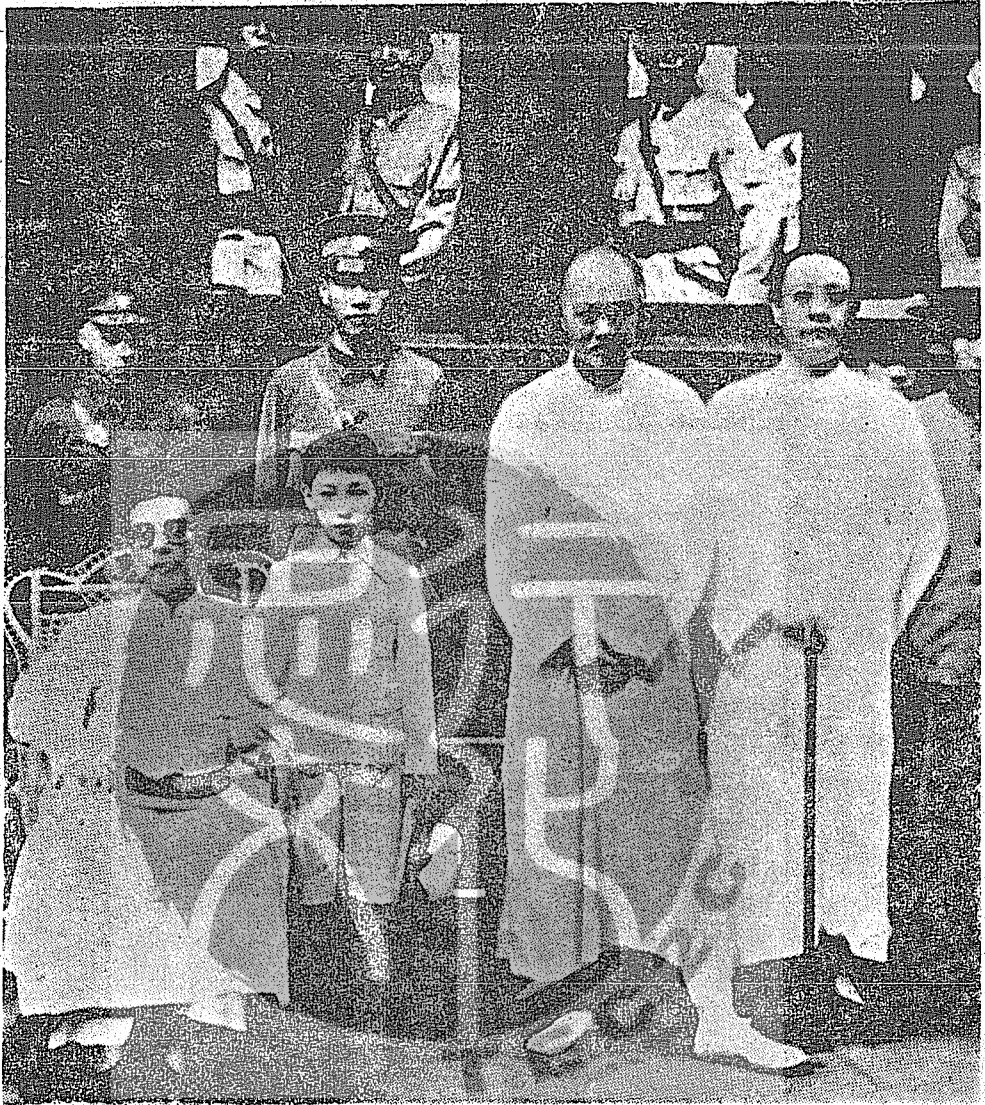
在南京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久候武漢方面之人物不至，遂於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七日，正式舉行中央政治會議，第七十三次會議出席中央執監委員柏文蔚、蔣中正、吳敬恆、張人傑、甘乃光、陳果夫、胡漢民、李煜瀛、蔡元培等九人。會中接受蔣中正之提議，加派蕭佛成、蔡元培、李煜瀛、鄧澤如、何應欽、白崇禧、陳可鈺、陳銘樞、賀耀祖等爲政治委員後，正式決議：

「國民政府於本月十八日在南京辦公，同時舉行慶祝典禮。」

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國民政府在北京丁家橋前江蘇省議會舉行成立典禮，蔡元培代表中央黨部授印，胡漢民代表國民政府接受。會後，舉行閱兵，由胡漢民發表演說，痛斥共黨份子叛黨禍國罪行，號召國民革命軍將士一致擁護蔣總司令，鞏固革命陣營，打倒反革命勢力。同日，國民政府發表宣言，揭示定都南京之意義，及國民革命之方略。

四月二十一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自廣州遷南京辦公。上海，北京銀行界宣佈：因漢口當局禁止現金使用，及鈔票兌現，共同決定與漢口各銀行暫停往來。二十四日，在南京舉行之海陸軍軍事會議，由海軍總司令楊樹莊領銜發表通電，聲明海陸軍之立場：

- 一、擁護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恢復黨



國民政府首要做送蔣總司令自廣州率軍北伐，圖中右起為譚延闓、吳稚暉、蔣總司令，前者為蔣緯國，坐者係張人傑。

權。

二、擁護四月二日中央監察委員之建議。

三、否認武漢第三次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決案，及所產生之機關，與一切命令。

四、歡迎各地純粹國民黨執監委員來南京。

五、打倒共產份子。

六、陸海軍一致完成北伐。

二十六日，國民政府通電：接受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議決：

一、對共產黨首要危險份子，經黨部舉發者，由就近軍警看管，其叛亂行為昭著，照內亂罪懲辦。

二、所有漢口聯席會議及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產生之機關，所發之命令，一律否認。（待續）

中外雜誌第七卷合訂

本平裝捌拾元預約特

價伍拾陸元七月卅一

日截止郵撥 14044